

黄易◎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覆雨翻云

肆

【黄易精品】



黄易◎著 肆

覆而翻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覆雨翻云.肆 / 黄易著.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22-05926-9

I. 覆...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070165号

覆雨翻云 肆

黄易 著

策 划：英特颂

责任组稿：周 琼

责任编辑：陈浩东

特约编辑：王光成

责任印制：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1/16 680×980
印张	21.75
字数	390千字
版次	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222-05926-9
定价	28.00元

序

從《破碎虛空》到《對峙記》，二十多年來的苦與樂，真的是一言難盡。在《破碎虛空》前，我從未有寫小說的衝動。中學會考前的三年時代，生於平九異調，打破苦悶的唯一辦法，就是躲在家中寫這件。母親認真我是沈溺書卷，無可救藥。只有我自己明白，在那個不景時空局限的溷濁天地裡，我得到了沒法從現實或課本中得到的啟發，無限地擴充了我的視野和生活。接著是關上會考的煎熬戰端，比乎所有人已預料到的，我取得超越乎理想的好成绩。

於香港也而工作的十年間，沈溺小說陷入低潮，似遠似情幻的作品，真是机緣巧合下的產出了《破碎虛空》，仿望沈沈沈的熱情又回來了。只是抹除了創作者和讀者的身份，但那時仍未想這當自戰的作者。一天，清早起來領著狗兒往山上跑，當抵達臨河可俯瞰港灣的山頭，一艘輪船正由東駛進港口。這一切是遠離塵囂的寧靜涼爽，另一片是繁喧的城市。如果我不明瞭這輪船往那山上駛，會是怎樣的滋味？就是這樣我脫了離群戰信。

由晚信到今天剛好是二十年，隨筆敘作在大陸整理出版，不由想起舊事。今次的結集，全賴上海某時碩園畫的袁杰偉先生和他的團隊厚譯策劃，還幸是讀者們的支持，謝謝！

19.2.2009

序

从《破碎虚空》到《封神记》，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真的是一言难尽。在《破碎虚空》前，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生活平凡单调，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无可救药。只有我自己明白，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无限地扩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

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武侠小说陷入低潮，我遂移情科幻作品，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破碎虚空》，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只是掉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一天，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如果我不用乘渡轮往那边上班，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

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不由想起旧事。今次的结集，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谢谢！

黄 易

2009.2.18



目录

第一章	刺杀行动	001	第十章	夜袭怒蛟	173
第二章	一代权臣	020	第十一章	梦入京华	191
第三章	大明天子	039	第十二章	豪情盖天	211
第四章	虚空夜月	059	第十三章	大盗情深	228
第五章	嫁猪嫁狗	079	第十四章	能战能和	251
第六章	洞庭之战	099	第十五章	问君借种	274
第七章	盘龙妙悟	123	第十六章	假薛明玉	291
第八章	玉殒香消	136	第十七章	神秘刺客	310
第九章	阶下之囚	152	第十八章	女生外向	328

第一章 刺杀行动

风行烈进房，谷姿仙迎了上来，投进他怀里，在他耳旁轻轻道：“不要大声说话，两个丫头睡得正甜呢！”

他用手托着她的下颌，使她仰起因失血而比平时苍白的俏脸，低声问道：“好点了吗？”

谷姿仙用力把他搂紧，眼中射出无穷尽的情意，点头后柔声道：“烈郎！姿仙嫁你的日子虽短，但已经过三次生死患难，谁能比我们更知道可如此活着相拥，是如何珍贵？”接着拉着他到了床边，另一手揭开帐子，凑到他耳旁道：“看！倩莲和玲珑睡得多么动人，多么可爱！”

风行烈握着她的手，绕过她的蛮腰，把她搂得贴着自己，心摇魂荡地看着床上并肩躺着的一对玉人儿，乌亮的秀发散在黄底青花的丝绵被外，因受伤而呈素白的玉脸，有种凄然动人之美姿，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满怀感触。失去了白素香，他再经不起任何损失。

谷姿仙低声道：“我给她们喂了药，只要睡上四个时辰，药力运行，将大有好转，希望敌人不会这么快找来。”

风行烈怕吵醒二女，拉她到了一角的椅子相拥坐下，吻上她的香唇。谷姿仙热烈反应着。两人非常缠绵地热吻，不敢发出任何声息，那种无声胜有声的爱恋，更具销魂的动人感染力。在肉体的摩擦和强压着声浪的喘息呻吟中，这对劫后余生的夫妻，竭尽所能地把爱意借一吻传送给对方。这次亲热

比之以往任何一次，更具使人心颤神荡的深刻情意，经过了这些日子的打击和患难，两人的感情跨进了一大步，死生不渝。

当欢乐和心中的苦痛均臻至巅峰，谷姿仙伏入他怀里，叹息着道：“烈郎啊！姿仙心中很痛苦，但又很快乐，素香她……”

风行烈心痛地道：“倩莲说得对，我们必须化悲愤为力量，坚强地去面对生命，否则香姐在天之灵亦不能安息。”

谷姿仙默默垂泪，好一会儿才稍稍压下悲伤，道：“我们该怎么办呢？离府前我对追杀年魔的事还抱着乐观的心境，现在姿仙信心尽失，再没有一点把握。”

风行烈眼中射出凛凛神光，坚定地道：“不要失去信心，敌人的实力虽是强大，可是这次花街之战，将像暮鼓晨钟般敲醒天下武林，使他们知道若不团结起来，最终会落得逐一被屠戮的命运。”

谷姿仙摇头叹道：“烈郎太乐观了，白道的人，尤其势力盛大的八派，是朱元璋得天下后的最大得益者，他们心中所想的只是如何再攫取更大的利益，抱着事不关己、己不劳心的自私态度，最好看到我们和方夜羽拼得两败俱伤，谁有闲情为正义而战？像小半道长那种想法的人可说绝无仅有。”再幽幽地道，“鹰刀的出现，更使他们的团结再打了个折扣，我们只有倚仗自己的力量。”

风行烈淡然一笑道：“有了你们三位，我风行烈已拥有了整个天下，可横枪无惧地面对任何恶势力。先师曾有言：成功失败有何要紧，生命的真义在于从逆流里奋进的精神，那才能发放出生命的光和热。姿仙只要知道我风行烈深爱你，而我亦晓得姿仙肯为风行烈作出任何牺牲，其他一切不再重要。”

谷姿仙娇躯一颤，仰起挂着情泪的俏脸，娇吟道：“烈郎！吻你的妻子吧！她对你的爱超越了世间任何事物，包括生死在内。”

戚长征走出乾虹青的房间，向门外守候的易燕媚道：“让她独自休息一会儿吧！义父在哪里呢？”

易燕媚点头表示明白，答道：“城主去劝慰寒掌门，你不去探视红袖姑娘吗？她正心焦地等待你呢。”戚长征摇头长叹。

易燕媚伸手安慰地拍拍他的肩头道：“放心吧！以城主的经验和智慧，必能开解寒掌门，何况她仍有你，不会有什么事的。唉！人总离不开斗争和仇杀，到现在易燕媚才明白这是多么没意义。”

戚长征细看了她好一会儿后，点头道：“有机会我定要向义父提议，

请他老人家正式娶你为妻，让你为他生个儿子。”

易燕媚俏脸飞红，又惊又喜地垂头道：“不要！我和城主只爱无牵无挂的生活，不愿受任何束缚，也不想因有了孩子而影响他傲独而行的作风。”

戚长征摇头道：“人是会变的，你不想为他生孩子吗？”易燕媚先是摇首，旋又含羞点头。

戚长征干哑一笑道：“这就够了，此事包在我身上，想不到我不但有了义父，还多了位年轻美丽的义母。”

易燕媚横他一眼道：“我至少比你大上十年，再不年轻了。”推他一把道，“去！红袖姑娘在等着呢！”

戚长征犹豫道：“我想先看小半道长。”易燕媚泛起忧色道：“他内伤外伤均非常严重。若非城主医术高明，怕会成了个废人，但眼前情况仍未稳定下来，幸好他功力精纯，但正在行功吃紧期间，最好不要打扰他。”顿了顿道，“他也很关心你和行烈啊！”

戚长征摇头轻叹，终走进隔邻红袖的房内。

灰儿见到韩柏，兴奋地把大头伸入他怀里。韩柏搂它的长颈，拍它的头哄孩子般道：“灰儿啊！很快你就不会闷了，到京师后，我定骑着你四处游玩，唉，我感到对不起你呢！自己整天风流快活，却让你孤清无伴，不用怕，到京后我给你找几位马美人，让你尽情享受，大快心愿！”

后面的秦梦瑶“扑哧”笑道：“你自己坏还不够，还要教坏纯良的好马儿？”

韩柏哈哈一笑，伸手把秦梦瑶搂到身旁，又把灰儿的头推入秦梦瑶怀里，道：“灰儿！看我对你多么好，连这位我不肯让任何人稍碰的仙女，也借给你亲热一番。”

秦梦瑶俏脸飞红，重重在他背上打了一拳，不依道：“韩柏，你检点一下口舌好吗？”

韩柏故作不解道：“你不是说过没有人时我不用对你检点的吗？放心吧！若有外人，我自会演戏，教你面子上好过一点。”

秦梦瑶拿他没法，抚着灰儿颈上的鬃毛，若无其事地道：“京师事了后，随我回静斋一趟好吗？”

韩柏大喜过望，不住点头道：“好极了！好极了！”直等听到秦梦瑶以这种妻子和丈夫商量的口气说话，他才真正感到对方确有委身于他的心意。

秦梦瑶嗔道：“现在是我嫁给你，还是你嫁给我？不要只懂做应声虫，至少该问问人家带你到静斋做什么，才可以答应啊！”

韩柏尴尬问道：“是啊！到那里干吗？”

话犹未已，脚步声传来，进来的是谢廷石和马雄。秦梦瑶忙背转了身，借着和灰儿亲热，避过两人看到她羞窘之态。谢廷石和马雄看到秦梦瑶美好的背影，还以为是见过的三位夫人之一，并不在意，向韩柏施礼打招呼。

谢廷石先和他交换了个亲切的眼色，道：“专使大人果然在这里，下官和马守备有事和大人商讨。”

韩柏笑道：“好！不过先让我介绍这新纳的四夫人。”秦梦瑶明知他捉弄她，却拿他没法，无奈下强摄心神，转过身来向两人敛衽施礼。

谢马两人早由范良极那里得知他多了位夫人，知道这专使时有离船上岸猎艳的奇行，但还是第一次见到秦梦瑶，一看之下两人立刻目瞪口呆。

韩柏举手在两人眼目处挥扬了几下，隔断了他们难以移开的视线，笑道：“你们是来看新娘子，还是来和我说话？”

两人尴尬地回过神来。谢廷石身为他的“义兄”，对自己的失态更感不好意思，忙借说话掩饰道：“刚接到消息，皇上为表示对专使大人的尊敬，由胡惟庸丞相亲自来迎。”

韩柏心中暗凛，想不到一抵京立刻要和这权倾天下的奸贼交手，真不知是凶是吉，表面却若无其事道：“不如我们到厅内坐下再说，有烦守备派人找敝侍卫长来，好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马守备吩咐下去后，四人往舱厅走去。

戚长征走进房内时，寒碧翠正背对着他，望向窗外的园林，听到足音，转过身来，脸上虽犹带泪痕，神情却很平静。

戚长征道：“寒碧翠的事，就是我戚长征的事，只要你我还在，定可重振丹清派。”

寒碧翠坚强地道：“碧翠经义父开导后，想通了，花街之役，虽令我派的八大高手折其五，又死了近六十个弟兄，可是我们丹清派有着超过百年的历史，早已抵固根深，绝非一夜可铲除的，躲过风头后，我又可以重新来过，总不能教工师叔他们白白牺牲。”

戚长征点头道：“我老戚定会全力助你。”

寒碧翠微嗔道：“当然呢！你是人家的夫婿嘛！是了！现在有个头痛的问题，就是尚帮主把他的夫人交给了我们照顾，我们不能让她再落进鹰飞那淫徒手中，否则怎对得起尚帮主。”

戚长征大感头痛，现在他们是自身难保，但又怎可撇下褚红玉不理，何况此刻褚红玉正和丹清派仅余的三大高手和十多名好手留在总坛处，若让鹰飞找上去，不但褚红玉难保，丹清派怕要真的全军覆没了。

寒碧翠看出他的担忧，道：“李爽师叔最是稳重，知道花街的惨剧后，必会立即找地方躲起来，所以暂时他们应没有危险。”

戚长征舒了一口气，道：“他们会到哪里去避祸呢？”

寒碧翠有些不好意思地道：“还记得那偷了你玉坠的人吗？”

戚长征嘿然道：“是否‘妙手’白玉娘呢？”

寒碧翠佩服地道：“你早猜到了！玉娘姨是娘亲的好友，最疼惜碧翠，她看穿了人家倾心于你，故破例出手来偷你的东西。她不但武功高强，还足智多谋，那天对付你的妙计是由她想出来的。在如今情况下，李爽师叔该去投靠她。”

戚长征道：“你的玉娘姨是否住在城里？”

寒碧翠道：“不，她隐居在城郊一处农村里，若我们能立即赶去，可在鹰飞找上他们前，和他们会合。”

戚长征想起了水柔晶，暗忖以甄夫人之能，又深悉水柔晶潜踪之术，说不定能把她搜出来，想想都心焦如焚，拉起寒碧翠的手往外走道：“来！救人如救火，我们找义父商量一下。”

两人来到大厅，乾罗正与风行烈、谷姿仙和老杰低声商议着。坐好后，戚长征把水柔晶和褚红玉的事提了出来。

乾罗洒然一笑道：“想不到我乾罗纵横江湖四十多年，先给方夜羽暗中算计了一招，现在又为甄妖妇感到头痛，可知长江后浪推前浪这老生常谈，实有颠扑不破的真理。为此使我想到，若由乾某来出主意，说不定因敌人对乾某早有研究，可从我的历史找出我应变的某一种规律，便能加以针对应付。哼！这次我偏不出半点主意，全由你们后生一辈决定，这一招定教甄妖妇失算。”

谷姿仙赞道：“这一下必然大出甄妖妇意料之外，可是乾老必须讲得出做得到，即使不同意我们提出来的方法，亦不可出言反对，甚至提出意见，因为你的话谁敢不听呢？”

戚长征拍腿向风行烈道：“老兄！你有位非常聪明的小娇妻。”

寒碧翠心中暗嗔，难道妻子总是人家的好吗？眼珠一转道：“碧翠还有个更进一步的提议，就是戚郎和风兄两人都不出主意，改由我们中的一人定出计策，如此将可更收奇兵之效。”

风行烈先是一愣，接着眼中射出赞赏之色，大力一拍戚长征肩头，识相

地道：“寒掌门才真的冰雪聪明呢！不如就由她出主意，我们做两个听话的小喽啰。”

戚长征微笑着面有得色的寒碧翠摇头道：“若真要敌人猜不到我们的行动，碧翠实不宜出主意，因为你心中最关注的事，定是如何与丹清派的人会合，如此则会落入敌人算计之中。”

寒碧翠点头同意，向谷姿仙道：“那由风夫人出主意吧！”

众人眼光转到谷姿仙的俏脸上。谷姿仙俏脸微红，道：“我并不是出主意的最佳人选，因为姿仙绝非机灵多变的人。不如看看我们的小精灵睡醒了没有，由她想出来的鬼主意，必会教敌人和我们都要大吃一惊。”

老杰拍案叫绝道：“就是小莲那妮子吧！她甚对我的脾胃，让她来主持大局，任何人都不得异议，必收意想不到的奇效。”

风行烈长身而起道：“让我抱她出来见客，看看她有没有什么精灵主意。”

戚长征笑向两女道：“假若小精灵不把两位美女安排到我和风兄的身旁，两位美女肯答应吗？”寒碧翠和谷姿仙齐感愕然，首次想到这难以接受的可能性。

乾罗接口道：“行烈快抱你的宝贝出来动脑筋，无论她想出来的方法是如何难以接受，我们都答应，这一招必教甄妖女摸不透。”

浪翻云在江水里冒出头来，看了继续远去的官船和护航的战船一眼后，再潜入水里，往左岸游去。他潜得很深，到了岸旁，仍凭着流转不息的真气留在水底好一段时间，然后冒上水面，在一堆乱石间离开江流。他不得不小心翼翼，若让人发现他此时由江里冒出来，会联想到他和官船的关系。运功细察四周，连对岸的疏林亦不放过，肯定无人后，才跃上岸旁，一溜烟闪进一座树林里，借着飞驰之势，运功把湿衣蒸干，离开树林时，他恢复了潜进江水前的干爽。他仍不敢大意，借着地势及林木的掩护，往应天府奔去。楞严既指使展羽诱他上京，必然有对付他的把握，若要对付他，自须先掌握他的行藏，才可以发动精心设计的陷阱。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是庞斑亲来，亦没法把他瞒过，所以楞严必有他的一套手段。思索间早奔出十多里路，倏地停了下来，功聚双耳，全神倾听。兵刃交击声由左方远处一座小丘上传来，声音发出处距离他这里至少有七八里之遥，若非因小丘地势高，声波扩散不为林木所阻，真不容易听到。

浪翻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否是楞严布下的陷阱？他这个想法并非全无根据，最大的问题在于打斗声来得这么巧，偏在他上岸时，而声音发

出处又正好在易于传声的高处，唯恐他听不到的样子。假设这是楞严安排的，那代表楞严已知道他藏在官船上，亦由此推断出范良极和韩柏的真正身份。若是如此，他现在应做的事，是立即赶上韩柏他们，教他们立即逃跑。所以眼前的头等大事，是先要弄清楚那边山丘上发生了什么事。想到这里，哪还犹豫，全速往兵刃响处掠去。

谢廷石随便找了个借口，把马雄支使开去，然后向坐在桌旁的韩柏亲切地道：“四弟！对于三哥我昨天的提议，想好了没有？”

韩柏心中暗骂去你妈的三哥，你这奸猾官儿有何资格和我称兄道弟？表面则不得不赔笑道：“我们早商量过了，三哥的话不无道理，不过事关重大，三哥最好安排我们和燕王见面，谈得详细一点，将来四弟我亦好向敝国君交代。”

这番话合情合理，谢廷石虽心中暗恨，也拿他没法，点头道：“这个当然！燕王现已到了应天府，准备为皇上祝寿，到时自会安排和你们相见。”顿了顿道，“本来燕王为了感谢四弟在灵参一事仗义出手，帮了我们这样的大忙，特别为你预备了些好东西，但刚才见过四弟那倾国倾城的夫人后，我怕四弟对其他女人再无兴趣，故不知是否应说出来。”

韩柏精神一振，明知对方想以美女笼络自己，亦不由心痒难抑，暗忖听听总无妨吧，道：“女人也会嫌多吗？不过若只是一般货色，不提也罢。”

谢廷石心中暗笑哪怕你这色鬼不上钩，还怕馋嘴的猫儿不吃鱼？正容道：“燕王对女人的眼光绝不会低于四弟，他可以拿出来献宝的女人，自是第一流的货色。”接着压低声音道，“燕王对异族美女特感兴趣，多年来一直在域外各族中搜罗未成年的美丽处女，带回中原由专人训练，最懂服侍男人，知道我三位兄弟都是惜花之人后，特别挑了三位最顶尖儿的美丽处女，教人送到京师来，嘿！保证你们满意。”

韩柏立即忘记了“听过就算”的念头，喜上眉梢道：“那给我的人儿是什么族的人？”

谢廷石知道鱼儿刚咬着了鱼饵，故作神秘道：“若不是燕王真的想和四弟交友，这个美女他才舍不得送出来呢！”再把声音压低少许道，“她的名字叫姬典娜，乃燕王的美女珍藏里的首席美人，是来自域外一个出产美女的地方，叫‘鬼方’的游牧民族，她还有罗刹族的血统，是个混血美人，凡见过她的男人，都要拿着个大碗，接着流出来的口涎。嘿！三哥我曾在宴会里看过她跳舞，直到现在还不时在梦中重现那情景。”

韩柏色醉三分醒，皱眉道：“若她真的长得如此动人，我不相信燕王

舍得拿来便宜我。”

谢廷石始知自己夸张得过了火，忙补救道：“由此你可知燕王是干大事的人，也可以说他做人实际，若取不到皇位，不但美女不保，性命都留不住，权衡轻重下，只好忍痛割爱，以向兄弟表示真正的诚意。”

韩柏暗忖，难道我真的对燕王如此重要吗？旋又怀疑地道：“她今年多少岁，是不是已非处子之身呢？”将心比心，他就绝不会让这样的美人保持完璧，燕王亦应不会例外，说不定先尝了后，才拿来送他做人情。

谢廷石拍胸保证道：“四弟放心，燕王乃义薄云天的豪士，绝不会做出此等不义的事。”又眨眨眼睛低声道，“四弟虽见惯美人，但保证未遇过这等货色，她的秀发像太阳般金黄，皮肤比白玉还雪白晶莹，身材之惹火，连干柴也可以烧着，比起你那四位夫人都要高。唔！最多比你矮上一寸半寸，那双长腿跳舞时的迷人处，要见过才可知道，想都想象不来。”

韩柏听得魔性大发，心痒难熬，道：“到京后是不是立即可见到她呢？她的头发真是金色的吗？你可不要骗我。”

谢廷石心中暗笑，肃容道：“我们已是兄弟，肝胆相照，若是骗你，天上的神明都不放过我，她在十日前由燕王的高手由顺天府护送来京，应该在这几天内抵达，届时燕王当会作出妥当安排。”

“砰——”门推了开来，范良极一脸不快，嚷道：“你们有事商议，怎能撇开我这地位最崇高的大哥？”

浪翻云掠至山丘脚下，停了下来，暗忖应不应立即不顾而去。这时他已知这只是江湖上的一般仇杀，沿途奔来，他发现了三具尸体，都是一剑致命，显示凶手是同一个人。何人的剑术如此高明？上面的兵器交击声忽地沉寂下来。浪翻云心想看看亦属无碍，往上走去。丘坡处另有两名武林人物伏尸草丛里，坡顶处再有一具尸体，但都不是用剑的。这时他大概猜到了这些武林人物，因着某一原因，在此伏击围攻这持剑的高手，不过终落得惨死当场的结局。他细察地上的脚印血迹，追踪到另一边山头，发现了那持剑的人。他伏身地上，剑掉在一旁，还有个小包袱。浪翻云把他翻了过来。只见他眼耳口鼻全是血渍，胸骨被硬物击得碎陷下去，真是烈震北重生都救不回来。见他还有一丝气息，浪翻云拿起他的手，输进真气，看看他是否有什么遗言。那人显然功力精纯至极，受了这样的重伤，可是一经输入真气，立时呻吟一声，醒了过来，微睁双眼，带着惧意望向浪翻云，自是怀疑对方是敌人。

浪翻云一触对方眼神，便知此乃心术不正的人，暗想无论好人坏人，最

后的结局还不是毫无分别嘛！心中忽然有种想笑的感觉，淡然道：“我只是路经这里，见到你还有半口气，故此把你救醒片刻，看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那人现出惊恐至极的神色，喉咙咯咯作响。浪翻云一指点在他喉骨处。那人口中吐出一口血来，呼吸稍畅，不致立即窒息而死。

他望了浪翻云好一会儿后喘息道：“到现在我才相信你不是我的敌人，因为以你的反应和武功，怕两个我都非你的对手，阁下高姓大名？”

浪翻云心中大奇，以这人的伤势，为何垂死下说话仍如此有条不紊，求生的意志如此坚强，定是有件不能放下的心事，微笑道：“我是浪翻云！”

那人全身剧震，眼耳口鼻一齐涌出血丝，吓得浪翻云源源不绝输入真气，暂时养着他的命。那人奋起意志道：“原来是你，唉！我可否求你一件事。唉！假若你知道我是‘俊郎君’薛明玉，定不会答应。”

这次轮到浪翻云呆了起来，细看他那苍白却与俊俏绝拉不上半点关系的丑面孔，奇道：“若非我知道冒充以奸淫之行致臭名远播的俊郎君，对你绝无半点好处，我定会以为你在胡诌。”

“俊郎君”薛明玉道：“这是我的大秘密，连妻儿都不知道，我真的面目一直隐藏在一张假脸皮下，嘿！你现在应明白我为何仇家遍天下，却可以随时踪影全消，靠的就是由百年前天下第一巧匠北胜天的妙手造出来的一张假脸皮。唉！这次若非我不知觉，被他们喷了一种特别的药液到我的皮肤上，也不会让他们在这里截着加以围攻，我真的不甘心啊！我一生从不求人，可是我现在真的求你一件对你来说乃举手之劳的易事。”他实际已到了油尽灯枯的尽头，全赖浪翻云的真气养着命，方可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

浪翻云叹道：“若我助你完成最后愿望，岂非对所有曾被你毁了一生的女子不公平至极？”

薛明玉了解地点头，思索着道：“不知你信不信，开始时我虽用了强迫的手段，但在过程里我却是非常温柔；事后则感到非常后悔，痛哭流涕，只不过隔了一段时间，心内又生出强烈的冲动，逼得我一错再错。唉！我曾因一个女孩事后自杀了，心中立誓不再犯淫行，为此娶了个妻子，又生下了女儿，可是平静了三年后我忍不住偷偷出来犯案，最后给她发觉了，带着女儿离我而去，那是我这辈子最痛苦的时刻。”他越说越兴奋，红光满面。

浪翻云知道他是回光返照，随时会断气，喟然道：“无论如何，你总害得无数妇女丧失了贞节，所以我不答应你最后的要求，你亦无话可说。”

薛明玉脸上露出狡猾的神色，道：“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只要你肯答应我的要求，我就把我多年来囤积了偷来的金银宝物的收藏点告诉你，你可

用之济贫，又或用之资助怒蛟帮，不是挺好吗？”

浪翻云微微一笑道：“何碍说出你的要求来听听？”

薛明玉精神大振，迫不及待地道：“你的身材和我差不多，只要戴上包袱内的假脸，即可扮成我的模样，今天申时初在京师的落花桥，把包袱里那个玉瓶交给我的乖女儿，说几句交代的话后立即离去，便完成了我的心愿。唉！你不知我费了多少时间，明察暗访，才找到我的女儿，初时她不肯认我，直到今年夏天，她派人送信给我，着我弄这瓶药给她，所以我无论如何都要完成这件事。”

浪翻云道：“这是什么药？”

薛明玉脸现难色，好一会儿才道：“我知道瞒不过你，这是偷自南海简氏世家的传世之宝，最后只剩下八粒专治不举之症的‘金枪不倒丹’。”

浪翻云皱眉道：“你的女儿究竟是谁，生得什么模样？”知道竟是这种药物，他大感不是滋味。

薛明玉以哀求的眼光望向他道：“我自然相信你不会做出任何损害我女儿的事，不过你先要答应我，我女儿的身份，只限于你一个人知道。唉！若让人知道她有个像我这样禽兽不如的父亲，我真不敢想象那后果。”一阵气喘，咳出了几口鲜血。

浪翻云再尽人事，输进真气，催道：“我答应你！快说。”

薛明玉气若游丝道：“我包袱里有张地图，说……明了藏……咳……我的女儿是朱元璋的……咳……”

浪翻云一呆道：“朱元璋的什么？”薛明玉两眼上翻，一口气续不过来，魂兮去矣。

浪翻云取过他的包袱，解了开来，找出一张很精美的软皮面具，检看下亦不由心中一寒，暗叹北胜天可以乱真的手艺。再翻了那玉瓶出来，拨开嗅了嗅，摇头苦笑，按回塞子，找到的地图和假脸皮一并塞入怀里。沉吟半晌后，他扛起薛明玉的尸体，在离开现场十里处的一个密林内，将他埋掉，却不动其他尸体。这并非他没有恻隐之心，而是有着更重要的计划要进行。诸事妥当后，浪翻云戴上面具，拍拍背上长剑，全速赶往京师。

专使房内。柔柔、左诗和朝霞穿上了高句丽色彩鲜艳的华服，人比花娇地笑着范良极义正词严地指责韩柏的不是。令她们忍俊不禁的不是韩柏苦着脸的表情，而是穿起了比他身材稍大的官服的范良极，指手画脚时那像老猴般的有趣神气。陈令方坐在一旁，欲言又止，显是见范良极正气在头上，不敢说话。

这时范良极正啰啰嗦嗦骂道：“你这好色的小子，听见有美女相赠，立时灵魂儿飞上了半天，也不想想若让我们身旁多了个燕王的间谍，是多么危险的事？”

韩柏轻叹道：“你可以告诉谢奸鬼说自幼苦练童子功，难道我可以这么说吗？若断然拒绝，不是摆明不合作？别忘了我们的原则是要拖着他们。”

这几句话有如火上添油，范良极跳了起来道：“现在是我们要靠他吗？用你的小脑袋想想吧！拒绝就拒绝，他能奈何我们吗？找借口还不容易！每次你想推我，不都是有一箩又一箩的借口？不如索性阉了你，变成太监会，那以后再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三女听他越说越粗鄙，俏脸红了起来。

韩柏愕然道：“阉了我？你不为我着想，也要为你四位义妹将来的美好生活着想呀。”三女更是面红耳赤。

左诗知道两人不会有什么好话，责道：“大哥、柏弟啊！快到京师了，你们不好好商议待会儿如何应付胡惟庸，却还在纠缠不清。”

范良极对这义妹倒是言听计从，再瞪韩柏一眼后，别过头去，看到陈令方表情古怪，喝道：“陈小子！你怎么想？”陈令方瞪大眼看他。

范良极颓然道：“二弟！你……唉！”

韩柏失声道：“那盘关系你终生的棋输了吗？”

范良极苦笑道：“真不服气，这次只输一子，却多了个妈的二弟。”三女终忍不住，笑作一团。

陈令方吸了一口气后道：“四弟说得不错，因为他有点像我，摆明乃贪花好色的格局，人家有女相赠，若看都不看就拒绝了，实在于理不合，我……”

范良极阴沉沉道：“我实在不应做你的大哥，你和这淫……嘿！这贪花浪棍才是难兄难弟，配对成双。我这洁身自爱的人实不宜和你们混在一起。”

韩柏嘻嘻一笑道：“洁身是个事实，自爱则未必，你只是怕去应付云清之外的任何女人，生怕多了个女人后云清会不睬你，你心中还不是也想女人嘛，只不过是一个而不是两个罢了。”

范良极老脸微红，长叹道：“我也不骗你，我确想到云清的问题……”接着提高声音，理直气壮地道，“但更重要的是明知这不是好事，弄了个燕王的人在身边，你怎样处理？”

韩柏吞了唾沫道：“不如这样吧！我们先接受他的馈赠，三日后完璧